

赫拉巴尔 03  
传记体三部曲

# 林中小屋

Proluky

[捷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星灿 劳白  
译



Aravne 13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林中小屋

[捷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星灿 劳白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中小屋 / (捷克) 赫拉巴尔著 ; 星灿, 劳白译

· 一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302 - 1392 - 6

I. ①林… II. ①赫… ②星… ③劳… III. ①长篇小说—捷克—现代 IV. 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871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2 - 5835

Bohumil Hrabal: Proluky @ 1986, 1987 Bohumil

Hrabal Este, Zürich, Switzerland

林中小屋

LINZHONG XIAOWU

[捷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星灿 劳白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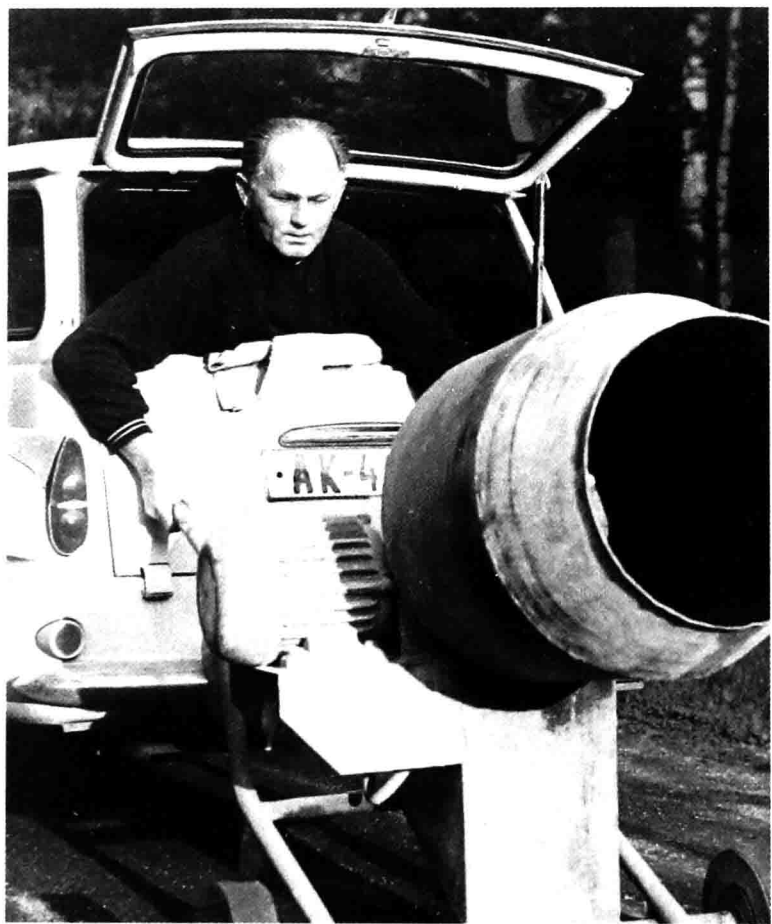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21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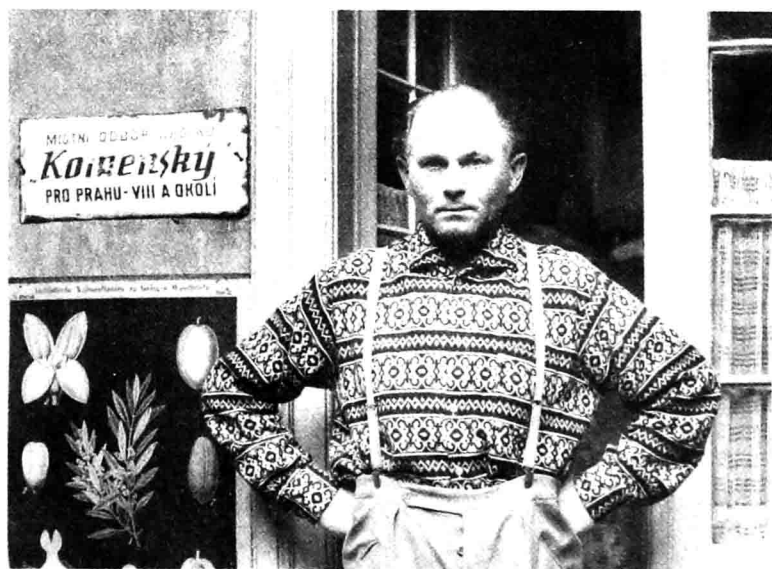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5302 - 1392 - 6

定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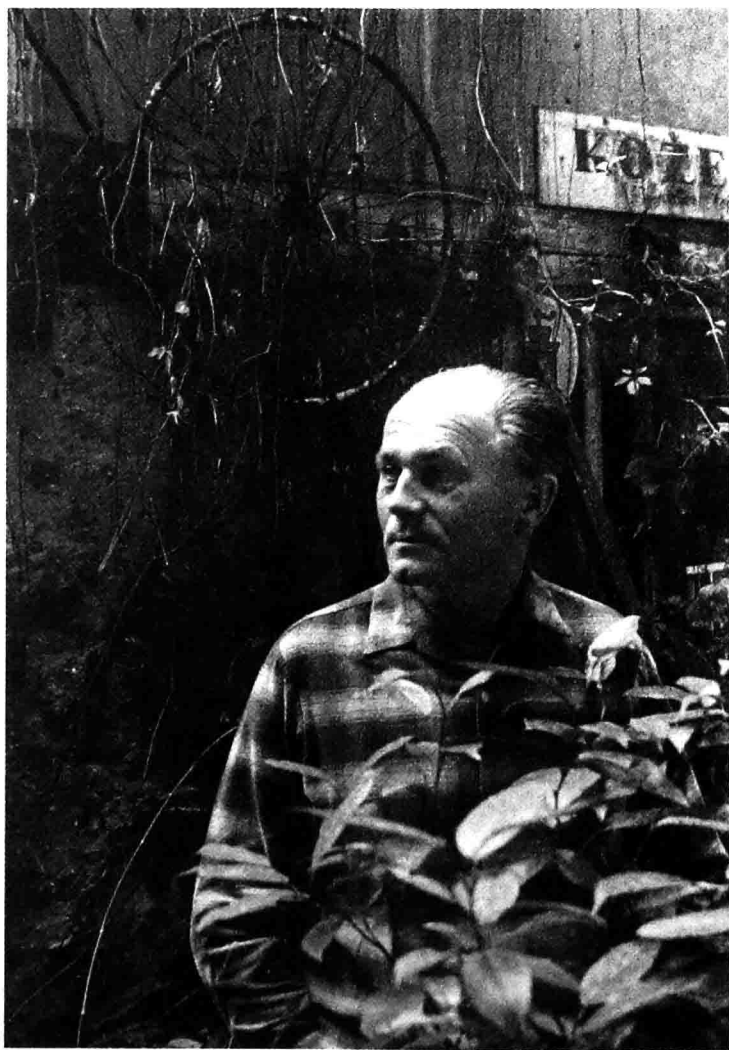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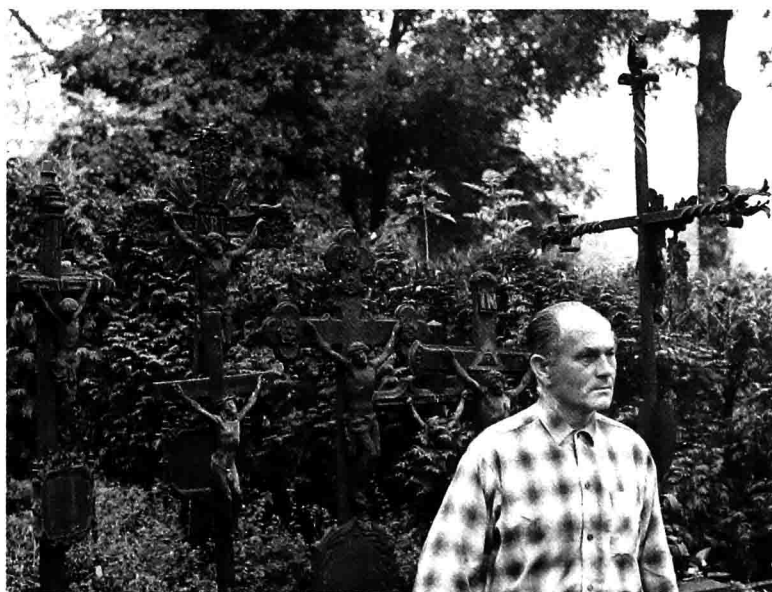
1966年在克斯科的林中小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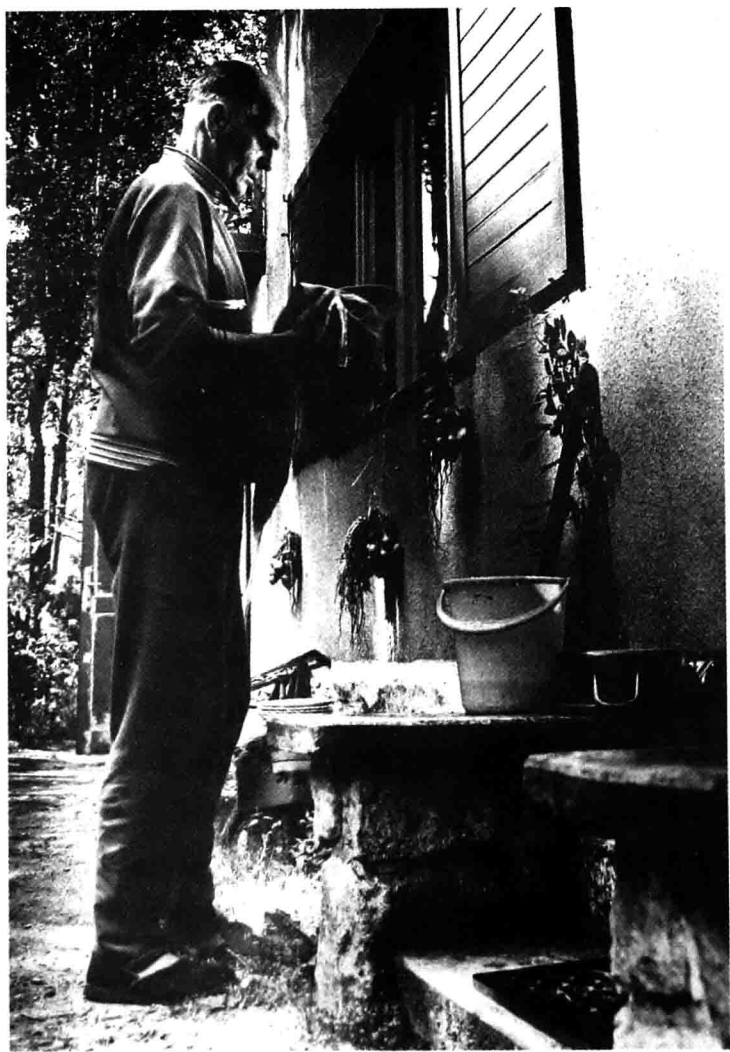
1965 年摄于堤坝巷 24 号



1969年摄于堤坝巷24号



1973 年住院前摄于布拉格的霍列肖维采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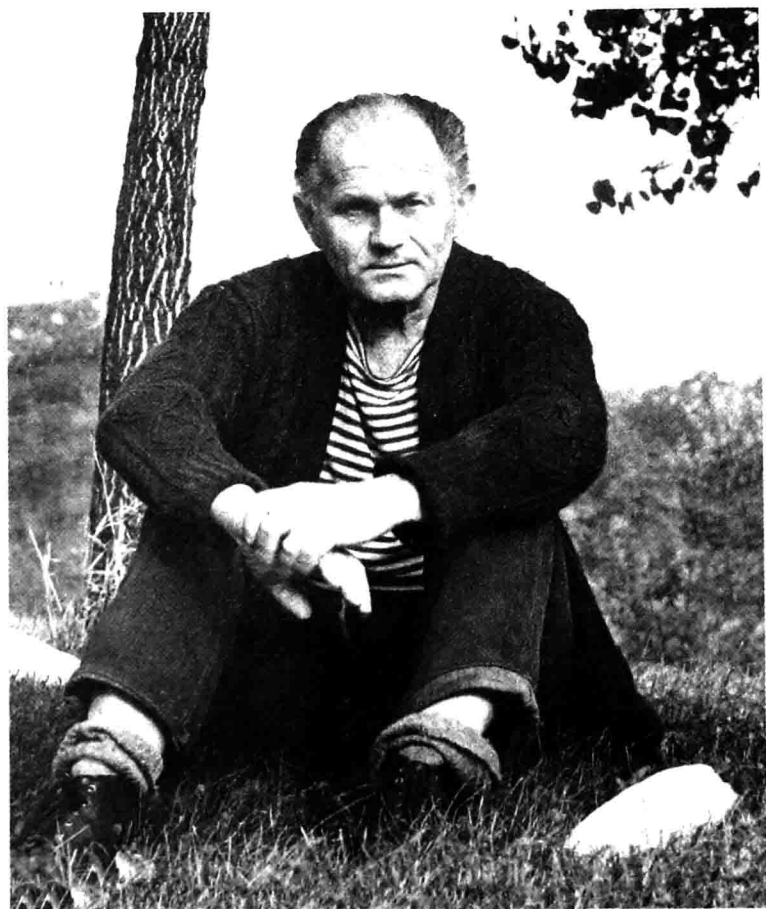


1973 年在林中小屋洗碗碟时摄





1973 年住在布拉格查理广场医院时照



1973 年留影

我丈夫的处女作老等老等总也不来，总也不来。他已经连啤酒都不喝了，只是在黑夜里叫喊着，要从窗子里跳下去，要卧轨让火车轧死算了。到第二天我有了空，便穿上我的节日盛装、红高跟鞋，拿上雨伞，到出版社去了。当我站到社长面前，便立即告诉他我是谁，并用雨伞指着利本尼，指着堤坝巷24号那个方向对他说：“您瞧！我的宝儿爷<sup>①</sup>就躺在那儿某个地方，他已经连酒也不喝了，他已经连钻到火车下面去自杀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因为有关他大作的消息左等右等也等不来，总也等不来。您只管到那里去看看，你们把我的丈夫折腾成什么样子啦！”我站在那里，眼睛周围画着浓浓的眼影，摆出一副舞蹈演员的姿势，我那双红高跟鞋锃亮闪光。那位社长被我吓了一跳。他抓起电话，只听得他对着话筒接连说了好几声“是……是……是”然后放下电话说：“回信已经寄出去了。”

---

① “宝儿爷”是女主人公对她丈夫的昵称。

我说：“寄出去了，可是等它寄到之前我的宝儿爷就会死去的！我还是自己去跑一趟吧！……喂，《底层的珍珠》在哪儿？”社长又对我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在我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之前，我也等不及，我也曾经想去卧轨，也考虑到后事。”他又拿起电话。过了一会儿，一位职工送来那本出版社存底、本不该拿出来的样书，于是我便拿着它离开了出版社。我大步走过民族大街，让糖果店售货员给我用一张细软如丝的白纸，将这本《底层的珍珠》包好，扎上一根绸带，犹如一件礼物……我骄傲地走过瓦茨拉夫大街，一手拿着雨伞，另一只手拿着用红丝带捆着的《底层的珍珠》。我跨着大步，憧憬着这本书正式出版后的美好情景：我的宝儿爷将同我并肩漫步走过这里，书店橱窗里将陈列着《底层的珍珠》。我们将把朋友们请到家里来欢庆一番，将喷洒香槟酒，像我丈夫中了头彩那样。我突然心血来潮，走到焦街废纸回收站，我丈夫曾在那里微弱灯光下打过四年的废纸包。我迈进回收站的办公室，当头儿的正好在那里，是他撵走了我丈夫。那个安全代表也在那里，是他指责我丈夫无故缺勤，其实我丈夫是因为获得作协文学基金会的补助，工作量得以减半。我解开红丝带，然后将这蓝色封皮的书，主要是那印在上面的我丈夫的名字指给大家看。我说：“你们都亲眼看见了，我丈夫是位作家，绝不像你们在这里肆意糟蹋他的那样。”说完，我又重新将《底层的珍珠》包好，扎上红丝带，拿着雨伞走出来。到了院子里，我还回过头来，对着他们的窗户举起那本包装好的书，我看到他

们坐在那里发愣，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我们在堤坝巷 24 号住宅的窗子大敞着。贝比切克像动物园鸟棚里一只大秃鸟似的坐在门前台阶上抽烟，他戴着一副大如酸奶杯的眼镜。我丈夫从垂危中起了床，眼下正在洗餐具。我走进屋里，将扎着红丝带的小包随随便便放在两只玻璃杯和一只开了盖的酒瓶之间。“你猜，这是什么？”我说。可是我丈夫还继续洗他的碗碟，然后说：“我知道。不过，能抑制激动者乃真君子也，而且我和贝比切克已经商量好了，等你一去维也纳看望你哥哥，我们俩不仅要重新把我们的房子刷白，而且要把我们的门、窗、椅子统统刷白，让我们这里变亮堂点儿，让我的黑色幽默变成白色幽默。”这时，小个儿贝比切克走了进来，他那两个嵌在眼镜框里的“酸奶杯”<sup>①</sup>闪闪发亮，折射着我们这间暗黑的房子。贝比切克说：“博士，再来一瓶！”说着，把一只像他眼镜一样闪亮的瓶子放在桌上。

一刻钟后，我乘的那趟去维也纳的快车就要开车了，我站在月台上。我丈夫提着买东西的网兜朝我跑来时，我觉得他又喝醉了，可他是因为那本书而喝醉的。他帮我上了车，大声嚷嚷道：“咱们成功啦！印数两万册！现在他们得拆开所有的包，七个编辑在那里翻书页，因为里面有个错字。你知道吗？”

---

① 特指那副既大又厚的眼镜片。

书上把马可斯这个名字错印成了‘马尔可斯’。别的毛病没有，只是多了一个‘尔’字。眼下七个女孩得翻到这一页，两万册就是两万页！先用钢笔画掉这个‘尔’字，然后再每包二十册地把它们重新包好！……”我这位宝儿爷一直在站台上这么喊着，弄得我脸都红了。“别喊啦！我求求你！”乘务员已经吹了哨子，我丈夫也开始离去。我看着他，旅客们也惊讶地瞪大眼睛……满满一网兜一百克朗一张的钞票……乘务员又吹了一声哨子，我丈夫笨手笨脚地走在月台上，还晃动了一下那网兜，仿佛他提回家去的是一袋菠菜……火车开动了，我丈夫追着我的窗口跑着对我说：“瞧，他们给我预付了一部分稿酬，一万克朗——我和贝比切克准备刷墙——”然后站在那儿，转动着那网兜，那些绿色的百克朗钞票真的有些像菠菜哩！等我坐下来，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太太说：“您先生可真是一个快活的人啊！您跟他在一起一定很幸福，是吧？”

快车慢慢驶进弗朗斯·约瑟夫站，我已站到车厢过道上。我哥哥卡雷尔已经在月台上等候了。“卡雷尔！”我提着箱子下车时，卡雷尔朝我飞跑过来。我们紧紧拥抱了。我擦了一下脸上的泪水。对，他是卡雷尔，我也的确是我。过了多少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又擦擦泪水。是，这是卡雷尔！他还是那么衣冠楚楚，穿着最好的衣服和最棒的鞋子，干净的衬衫和随随便便打个领带。可是他头发变稀了，不过还仍旧是栗色的，稍微有点儿卷，洒了点儿花露水。他往下巴上的伤痕那儿

扑点儿粉，这是在东方战场上被手榴弹片划伤的……然后，我们将箱子放到小轿车里，卡雷尔的轿车也擦得跟他的皮鞋一样锃亮，就跟整个卡雷尔这个人一样。我跟这位自大战后没有见过面的哥哥以前压根儿就不可能见面，因为我爸爸在这些年月里不希望卡雷尔交捷克朋友、跟捷克姑娘谈恋爱和参加布拉格的捷克划船俱乐部活动，因为我爸爸想让卡雷尔照看我们的胶合板与单板工厂。可是卡雷尔在布拉格时就是爱跟姑娘们和朋友们去跳舞。此时他开车带着我有意只沿着维也纳的卡恩特诺大街和马利亚希尔弗大街行驶。这些宽阔的街道、漂亮的店铺和各式各样的人群看得我眼花缭乱。一会儿，我们便排进了汽车长龙阵。我觉得维也纳好像比我以前看到的更大更漂亮了。那一次，我在布舍兹拉夫和姑娘们一块儿逃学坐快车到过维也纳……可这还是在大战之前……我们在维也纳近郊的拉道恩下了车，我嫂子来迎接了我。我立即看出，这位掌握着我哥哥、里里外外甚至一切都做主的嫂子是个很可亲的女人，典型的维也纳型，长得像根小柱子。她总是面带微笑，但这不是因为见到我而感到高兴的那种微笑。直到后来，我说我在这里只打算待十三天，然后便回家去，现在我的家在布拉格时，她才终于平静下来。我看到她心上的石头落了地，幸福地微笑了，因为我并不打算在奥地利长住。卡雷尔这时脱下皮鞋，将鞋楦头塞在里面，用块法兰绒布把它擦得锃亮。他穿上拖鞋，我也换了鞋。我坐在一间男士房间里，房门冲厨房敞开着。厨房很白净，像牙医诊所。我嫂子穿上白围裙，开始做晚饭。她坐在一

把用镀铬的板条作装饰的白色转椅上，打开那小白柜上的白色珐琅小门，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调味品。她切的胡萝卜红得耀眼，香芹菜绿得可爱。然后她拿来几块生煎肉排，配上几块胡萝卜片……卡雷尔则在悄声问我，布拉格是否还像他年轻时在那里念大学，代表高校俱乐部比赛网球和篮球那会儿那样漂亮？那家“心肝”舞厅和“黑色”舞厅是不是经常举行舞会？约利什在干什么？“伏尔塔瓦”舞厅是不是还存在？最主要的是还举不举行全市八桨划船比赛？当我告诉他说我在“宫殿”旅馆的高级餐厅里当服务员时，他高兴极了。又问“宫殿”旅馆二楼的饭菜是不是还那么好吃？……于是，我就住在拉道恩我哥哥卡雷尔家里了。每天我都到他公司去等他。到下午五点半钟，我还看见他穿着白大褂在这个维也纳木材公司的院子里来来去去跑上好几趟。爸爸已经去世了，幸好他已不在，免得看见这个本可以拥有爸爸这个公司的卡雷尔，却偏偏爱跟漂亮小姐和朋友们在布拉格四处游逛而不关心爸爸的公司。也许卡雷尔事先早已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到后来爸爸的全部财产丧失一空，因为他没想到德国人会打输这一仗。我记得卡雷尔带着我到萨尔茨堡<sup>①</sup>时，他将那里的一座漂亮别墅指给我看，当时爸爸是有钱能将它买下的，可是他既然在霍多宁<sup>②</sup>有一幢更漂亮的别墅，又何必在一九三四年买下这一座呢？主要

---

① 位于奥地利境内。

② 位于捷克境内。



是爸爸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下场，不单他一个人这样，而整个全家，甚至莉莎<sup>①</sup>和乌利叔叔<sup>②</sup>都这样……我跟着卡雷尔每天换一个地方去消遣：有一次我们去的是萨赫尔大饭店，后来又去达莱恩吃小鸡，然后又来到德蒙咖啡馆，那里的售货员小姐说话特别客气。出于好奇我还跟卡雷尔去过“夏威夷女郎”咖啡店，后来又去了格林辛酒家、克洛斯特纳堡饭店。或者我们一道漫步在卡恩特诺大街和卡拉本大街上。我简直被这维也纳、被这些商店和维也纳式的德语迷住了。我曾多少次略带伤感地希望过：我要是能重新开始我战后的生活，我一定哪儿也不去就住在维也纳。在这里就跟在家里一样，所有这里的人都跟我在一九四五年前在一起生活过的人一样，因为我妈妈是奥地利人，一个林务区长官的女儿。我越是喜欢维也纳，我嫂子便越坚持说，维也纳是不错，但在维也纳就得干活儿、干活儿、再干活儿，说她在鞋厂每天得干到下午六点。卡雷尔对我说：“我在这里是个外人，维也纳没有接受我。我在维也纳的生活只是上班下班，然后看看电视，准时睡觉，以便早上能按时起床去上班，拼命地干呀、干呀，一直干到五点半。我在这里完全是个外人，只有在休假的时候才能想到哪儿去哪儿。在休假期间我想去哪个海里游泳就去哪个海。圣诞节期间我可以去滑一个星期雪，随便去哪儿。可是在这座城市里，我却是个外人，苏台德人，尽管我最美好的年华曾经是在布拉格同捷克朋友和捷

---

①② 都是本书中“我”父亲的朋友。“我”是赫拉巴尔的妻子碧朴莎。